



shàng hǎi shì mǐn shēng huǒ zhǐ nán  
上海市民生活指南

十年前还没有名字的前滩,如今是城中新贵。

有人说,前滩的城市界面就跟从纽约帝国大厦看出去的曼哈顿一样。

当然,现代、摩登也意味着贵。

前滩的楼盘不仅拉起了最近一轮上海房价的上涨,还有人估算了一下,在前滩配套的幼儿园念到大学,标配升学路径学杂费需要近600万。

这背后的焦虑感不言而喻。

然而在前滩的咫尺之遥,出了东方体育中心地铁站,往东走十分钟,穿过济阳路高架,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生活——远离内卷,怡然自洽。

到了晚间,这个叫杨思的地方,沐浴在前滩高楼霓虹光照之下,但这里的原住民依旧保持着过去生产队时代的作息习惯,生活里最重要的是闲聊、散步。

热情敞开的本地阿姨跟我们说:“这里房价有8000块(一平方)了吧。”

仿佛误入“桃花源”。

## 沐浴在前滩霓虹光照之下,他们欣喜地剥着茭白

星期日周刊记者 姜天涯 韩小妮



(欢迎关注星期日周刊微信号  
“上海市民生活指南”,SHerLife)

### 1

西营南路上的新华苑,距离“宇宙中心”前滩的直线距离只有1公里,却有如“世界的尽头”。

西营南路到了这里就成了断头路。

进小区走到底,是笔直的川杨河。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开挖的人工河,河对岸就是上南地区了。

河里停泊着好几艘驳船,船家正在休憩,一派郊野气息。很难想象,这里地处魔都的中环内。

小区是2000年前后建成的,一条主干道,两旁是一排排六层楼的板式楼房。

道路虽然宽阔,走在小区里却有着堪比走进弄堂的局促感。

因为这里的居民大都是“原拆原建”的本地人,是从生产大队时期就互相认识的乡邻。

他们喜欢聚在主干道旁的空地上聊天,少则五六人,多则一二十人,浩浩荡荡,热闹非凡。

闯入这样的熟人社会,再加上几家房产中介的小哥虎视眈眈,让人有无所遁形之感。

在小区里走了一圈,手里已经多了几张中介小哥塞过来的广告单。这里主打70多平

的两房和80多平的三房,单价在8万上下。

“你来买房子啊?”看到我们手里的广告单,一位面色红润、正在闲聊的阿姨问。

“这里房型蛮好的,灶头间、卫生间、房间都亮的。”阿姨义务为中介小哥做起了推销。

“这里房价要8000(一平方)了,7500—8000了。”旁边一位短发的瘦阿姨慢悠悠地接话,口气很笃定的样子。

我们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还是红润阿姨一语惊醒梦中人:“万数(开)头了!一平方现在要万数头了!”

“佢迭哒(我们这里)要万数头啦?”瘦阿姨用本地话跟同伴确认说,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她手里拎一个钩针编织的小钱袋,里面装着下午搓麻将用的零钱,那是她每天生活的小世界。

上海人向来关心的房价问题,似乎与她无关,大有“不知有汉,无论魏晋”之感。

跟我们聊天的时候,阿姨们说一口带本地口音的上海话。怕我们听不懂,有时候又在话语气夹杂些普通话。

本地阿姨的热情,并不带着要在攀谈中把你的身世家底摸个一清二楚的好奇心,而是天然质朴,毫无戒备,有着一上来就把你当作自家人的敞开。

闲聊了二十多分钟,两位阿姨已经纷纷表示:“跟这两个小姑娘做邻居蛮好的。真呃呀,小姑娘蛮客气呢!”

“快点买!买了格块头(这里)!”

### 2

要说从行政归属和房产板块的角度来看,新华苑所处的位置在三林东。不过从自我认同上,这里的居民会把自己“细分”为杨思人。

毕竟,杨思被三林“吃脱”(划拨给三林)是近二十年的事。

“三林老早上海县的,跟梅陇、莘庄是一道的。杨思老早川沙县的,跟洋泾、高桥一道。”路边闲聊人的中,一位穿白色Polo衫的文气爷叔告诉我们,“阿拉小辰光,此地叫杨思乡。”

从上世纪60年代起,杨思曾先后划归川沙县、南市区,1993年划入浦东新区,2000年与三林镇合并,成立了新的三林镇。

在“原拆原建”盖起板楼之前,新华苑这一片是农民的私房,其中甚至有纹圈房。

“阿拉老早纹圈房子不要大赞喔!”旁边的阿姨附和说。

所谓纹圈房,是上海本地一种独特的传统民居,正屋、厢房、门房等首尾相连形成回字形。

“老祖宗传下来的。”文气爷叔介绍说,“一个大纹圈,里面有两个大天井。最大的一个宅子有36间房。”

过去,杨思是蔬菜之乡,盛产刀豆、西红柿、乳瓜等等。

“我们当地的珍珠米(玉米)也挺好吃的,比崇明的还好吃。”文气爷叔补充说。“锅里里一烧,全是很浓的香味。”

浦东开发后,杨思是最先城市化的乡镇之一。

这里的地址从“川沙县杨思乡耀华大队第`生产队`家宅`号”,变成了带有都市意味的“西营南路6弄·11弄新华苑”。

周围的农田消失了,纷纷盖起了商品房。在文气爷叔看来,本地人和搬来这里住的上海人“完全两样”。

他这样解释两者的差别:“上海市区的人海纳百川;我们本地人土生土长,根在这里。”

“我们楼里也有上海人买房子过来的,(他们跟我们)不搭界的。”他说。

“上海人最多点点头,打个招呼。我们本地人家都要串门的。本地人的特色就是拉拉家常。”

搬进新房后,原本跟八仙桌搭配的长凳没了用武之地,成了小区空地上的公共长椅。

晚上人散去后,居民们喜欢把长凳架在树上。

爷叔瞥了一眼,轻描淡写地说:“这个长凳是枣树做的,大概有100年了吧。”

作为本地人,这里的阿姨爷叔保持着对于野生食物的热爱。

傍晚的时候我们经过一个门洞,看到十几个阿姨爷叔喜气洋洋地齐齐坐在小板凳上。

一问,是在剥茭白。

这可不是普通的茭白,而是长在江边的野生茭白。“杨思人都知道的,摆点咸菜,炒蛋、炒肉丝,这个东西好吃。”

只是,野生茭白不易得。清明以后,生长期只有一个月。

“要到南面松江,或者黄浦江上游去剥。”

“很辛苦的,要穿长筒胶鞋下到泥地里。”

这样采回来的野生茭白,三斤只能剥出一斤茭白芯,剥好的可以卖到四五十块一斤。

难怪本地阿姨爷叔面对这大自然的馈赠,开心得像过节一样。

### 3

当前滩白领在996的时候,新华苑里的本地人过着“朝五晚九”的生活。

下午四五点,居民们已经吃好晚饭,组团去前滩公园散步了。

甚至,还有更早的。

下午4点多,我们碰到“皮卡丘”阿姨的时候,她不但已经吃好了晚饭,连晚间锻炼、超市采购等环节都完成了。

这不,只见她两手各拿一瓶料酒,像是握着两个哑铃一样向我们走来。

之所以叫她“皮卡丘”阿姨,是因为每次看到她,她都戴一顶黄色鸭舌帽,帽子上印着一双皮卡丘水汪汪的大眼睛。

她的生物钟是这样的:

早晨4点起床,4点三刻出门跑步,6点



距离前滩不远有一个叫新华苑小区



都是认识几十年的邻居相互打起招呼来很是热络

不到吃早饭;

早上10点吃午饭;

下午3点多吃晚饭,晚上7点半睡觉。

她的生活每天这般周而复始,相当规律。

连习惯早睡早起的邻居们都叹为观止,文气爷叔评价她的作息是“百里挑一”。

有时,“皮卡丘”阿姨喜欢坐在小区门口保安亭外的“C位”,跟保安、过往的邻居们聊聊天。

之所以说它是C位,一来是位置好,二来是很舒适。

这一方小天地就像是一个开放的会客厅,茶几、冰箱、热水瓶、电风扇,样样都有,还拉了根绳子挂毛巾。

椅子上方搭了个大棚,可以遮阳避雨。

所以,不时会有居民过来坐坐。

“你来看房子啊?”“皮卡丘”阿姨也把我们当成来买房的了。

她一头利落的短发,讲话同样是干脆爽快的风格。此刻,正一屁股坐在C位上,跷了个二郎腿。

她也不自觉地向我们推介起了这个小区:“(你们要是)买了我旁边头,垃圾帮你拎拎了。”

“真的,佢哪舍走脱,都讲(像我这样的)领舍没的。我垃圾都帮人家拎脱,衣裳(帮人家)收进来。”

虽然现在小区里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住户是后来买房、租房住进来的,但整个小区仍有着农村集体生活的气息。

“佢农村里习惯蹲了外头、坐了外头。”“皮卡丘”阿姨说。

这块高耸的立碑坐落在一个圆形平台上,周围是车水马龙。车流的外围,是一个半圆形的看台广场。

夜色中,广场上响彻着舞曲版高胜美的《潇洒的走》:“别说爱情就是你的名和姓,就除了感情你都不愿再提起”。

爷叔人很客气,不过眼力劲儿也好,随即

指出我们“进来好长时间了”。

身处这样的熟人社区,“皮卡丘”阿姨并不羡慕前滩的高级房子:

“埃里(那里)前滩是闹猛了,体育中心,‘小陆家嘴’,不要太好哦地段。个末房价一下上去了。我现在看房子(单价)要廿万,我们这里房子七八万。”

和许多居民一样,提到正当红的前滩,她的语气里并没有羡慕,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。

事实上,由于前滩规划的住宅有限,整体房价偏高,许多在前滩上班的白领、餐馆等商铺的打工人都租住在像新华苑这样与前滩“一墙之隔”的小区里。

这里55平一室一厅的月租金约为4500元,71平二室一厅的月租金约为5000元,近90平三室一厅的月租金也不超过7000元,比前滩要便宜一倍。

而皮卡丘阿姨虽然熟稔前滩的房价和发展,却鲜少去消费。

在她眼里,在前滩吃饭是“有钞票(的人)去吃的”,而且“都要用手机买的(手机点单)”。

### 4

走出新华苑,沿着杨新路往东走,傍晚时分,等待着我们的是一个魔幻场景。

走着走着,在杨新路、长清路口突然出现了硕大的红字——“三林”。

这块高耸的立碑坐落在一个圆形平台上,周围是车水马龙。车流的外围,是一个半圆形的看台广场。

夜色中,广场上响彻着舞曲版高胜美的《潇洒的走》:“别说爱情就是你的名和姓,就除了感情你都不愿再提起”。

白天空无一人的平台,此刻变身为一个



这块写着“三林”的高耸立碑在广场上颇为醒目



爷叔阿姨们聚在这块空地上向我们介绍了杨思的历史

本版图片/星期日周刊记者 姜天涯 韩小妮

圆形舞台。人们绕着这个360度看得到“三林”大字的立碑跳着交谊舞。

而半圆形的阶梯式看台上,稀稀拉拉地坐着居民全程观摩聊天。

一瞬间,我们嗅出了土味后现代古罗马剧场的意味。

更神奇的是,长清路高压线过了成山路埋入地下,高青路高压线到前滩地区埋入地下通达浦西,南向分支过了中环后也埋入地下。

唯独在这里,高压线坚持走地上,从广场的看台穿过。

在全方位的感官刺激下,我们仿佛置身于1990年代的江南小镇,要不是可以看到远处前滩中心的灯光闪耀,都快忘了“宇宙中心”近在咫尺。

看台上,两位阿姨操着本地口音在聊天,谈话内容涉及大润发和抽水马桶。

两位阿姨一个78岁,一个64岁,各自拿了一个购物袋垫在屁股下面,穿着同款渔夫鞋,对称地各自跷起一只脚,豪放的画面有点kappa的logo既视感。

“佢就(住)在杨新路呀,杨思电影院那边。”阿姨们说。

其实,杨思影剧院早已换了名字,先是改称“三林影剧院”,现在叫作“浦东大戏院”。一个老称谓,彰显了她们老土地的身份。

“佢在杨思镇上的,住工房,佢(自家私房)老早就拆脱了,原拆原造,仍旧待在此地。”

她们告别农田,比新华苑的居民更早一些。1984年征地,1990年拆迁,1993年正式搬进了今天住的工房。

她们说,眼前的“三林”立碑是后来才有的,原来这里都是农田。

78岁的阿姨现在退休工资是3700元。她似乎很满意,说的时候忍不住笑起来。

对她来说,够了,“有的吃了”。

“老早天暗了还在田里做,也苦来兮的。光线看不出来了才结束,回去还要烧夜饭,小人还要沐浴。依讲多少忙?”

有时候,她们会三四个阿姨结伴,坐576路到城隍庙吃吃点心,然后再去南京路逛逛。

或者坐986上卢浦大桥,一站直达浦西,20多分钟到淮海路。“去光明那买蝴蝶酥。人家都去买了么,阿拉也去买呀。小悠悠的蝴蝶酥,要48块一斤咪。”

——可能是光明那门头太大,阿姨记错了,48块的小蝴蝶酥应该是在马路对面的哈尔滨食品买的。

不过,那都是疫情之前的事了。大多数时候,她的生活半径就在家附近的方圆一二公里以内。

每天下午和老邻居出来散个步;晚上吃晚饭,在这个华城广场聊聊天。

最远就是去到长清路上的大润发了。一街之隔的前滩,她似乎不感兴趣。除了去年走去看过一次,就再也没去过。

观感只有一句:“老早去的辰光,还没开张咪。”

两位阿姨没把我们当外人,东拉西扯竟然聊了将近一个小时。

直到晚上9点多,看到广场上跳舞的人儿近散去,才猛然醒悟:“喔唷,今天白相晚了,要死了。”

分别的时候,阿姨们欢迎我们下次再来,说是晚上一直坐在这儿。“聊得开心咪,就像认得一样,下趟好攀亲眷了。”

远处前滩高楼的灯光闪烁着,办公楼里的年轻人仍在搬砖打拼中。

有人说,未来属于前滩的生活方式是:住在前滩的豪宅,在前滩中心上班,在前滩太古里shopping,在前滩香格里拉约会。

每天工作、生活的半径就在方圆一公里的范围内,在这一点上,倒是和杨思的阿姨们殊途同归了。